

心灵漫笔

# 故乡的小巷

■赵丽

时光流逝，我愈发想念故乡的那条小巷——万祥街。小巷的模样是那样模糊却又清晰，屋檐下燕子的声声呼唤是那样遥远而又熟悉……这些年，因为母亲已经去世，我很少归乡。但隔了这许多年，故乡的小巷依然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。

木心在《从前慢》这样写道：“从前的日子变得慢，车，马，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；从前的锁也好看，钥匙精美有样子，你锁了，人家就懂了。”巷子人家的生活就是一种慢时光，氤氲着淳朴的生活味道，从一个门庭到另一个门庭，从一处院落到另一处院落。

弯而又狭长的小巷，墙壁裂开了一道岁月的痕迹，于浅浅的日子里铺开生活的万花筒。小巷如小家碧玉般能在时代变迁中荣尊皆忘、处乱不惊。好比春日巷子里谁家墙边的桃花开了，一树繁花随风摇曳

来又晃过去，小巷便湮没在灼灼其华中。

忘不了这条巷子，它没有戴着舒小巷里所写的撑着油纸伞、有着丁香般的颜色和芬芳的姑娘。好多人不愿从巷子里过，嫌它闭塞、路面坑坑洼洼，以至于雨天老是满地积水，一不留神就会被溅上一身水渍。

可我总喜欢在巷子里来回穿梭，享受着巷子的宁静和与世无争。更让人感动的，是巷子里面浓浓的红尘烟火气，邻里间的关系是如此融洽——谁家正做饭缺了油盐酱醋，就大方地向邻居家借。给的人也不吝啬，常常把自家的瓶子递过去；用的人也没有不好意思，归还的时候说上一句诚恳的“谢谢”，两家之间的关系就得更近。碰到天气不好，晾在房顶上的粮食来不及收，自会有热心邻居过来帮忙。走亲戚的人来到家门口却大门紧闭，热情的邻居会让亲戚先到自己家中歇脚聊天，等着主人归来。邻里之间的相互帮衬使得人世更多了温暖的底色，真是“远亲不如近邻”。

难忘幼时的好多个下午，阳光长长的光线照射下来，小巷里浮现出我长长斜斜的影子。天真的我认为时光漫长，仿佛会经久远，如同巷子里的老太太们一样，像是扎根在了大门口，老是在榆木做的靠背椅上，如同经历了一茬又一茬顽强生长的野草。在记忆里，她们逐渐老去，像草一样枯黄、风干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如同老照片里泛黄的身影。

我喜欢听小巷里“买热豆腐喽”“谁要洗发水护发素”“磨刀磨剪子”的吆喝声，充满了生活气息。它告诉人们，巷子里的人家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，细水长流那种，从不铺张浪费。

“不知何事萦怀抱？醒也无聊，醉也无聊，梦也何曾到谢桥。”现在想来，小巷内的瓦房低矮，青石板布满岁月的苍苔，虽显得老旧寒酸，但一种无法言说的情愫早已深扎我心灵的土壤。

# 母亲的乡愁

■特约撰稿人 张海燕

2017年，父亲母亲便跟弟弟在北京生活了。那一年，母亲63岁。

离开家乡的母亲对京城的生活很不适应。她本来是敏感性皮肤，到北京后水土不服，身上经常生出成片成片的大疙瘩，痒得让人受不了。说来也怪，只要回到漯河，她身上就一点儿也不痒了。

正常情况下，我每年寒暑假都去北京看望父亲母亲，他俩每年也会经常回来。但这两年多来因为疫情原因，我一年也难得去一次，父亲母亲也不能经常回来。每次去探亲，母亲都点名让我捎点儿家乡的牛肉、烧鸡、瓜子、老豆腐等。这些东西虽然看起来平常无奇，但对母亲来说却弥足珍贵。她说，在北京买的这些东西吃起来总和老家的味道不一样。

以往他们回来，会在城里住几天，看望一下亲戚朋友，再回老家住上几天。有一年母亲春天回来时，我从高铁站接到她后走了长江路和嵩山路，当时梨花正开得雪白。母亲随口说了句：“哎呀，这梨花真是漂亮！还是咱漯河好，就连梨花都比北京的好看。”

有时，母亲会让我给年过90岁的姥姥捎些北京的特产或她认为好的东西。姥姥自然也非常挂念千里之外的母亲，每次我去北京时都要我给母亲捎她亲手种的蔬菜和晒的干菜等。无论她母女俩谁让捎什么，我都想尽办法捎到。有一次，看着姥姥让我给母亲带的大傻瓜怎么也塞不到行李箱里，我觉得很好笑，但仍想办法带过去了。我非常乐意给她们捎来带去的，因为我带的是她母女俩的亲情密码。作为女儿，能吃上母亲亲手种出来的菜，内心该是多么的满足和开心啊！

有一次和母亲聊天时，我说现在年轻人都愿意待在城里而不愿意回老家生活。可母亲目光坚定地说：“我就愿意回老家待着。”看到母亲怅然的神情，我知道，那是属于她的乡愁。

# 回望故乡

■雷旭峰

在一些文友的笔下，一提到故乡，就是那炊烟袅袅、一盘石磨、一口老井、一树槐花，就是那暖暖的饭桌、朴实的乡亲、艰辛的劳作。可冷静地看，那一幅幅画面勾勒出的只是一首能反复吟唱的童话。真正回到故乡走走，你会发现虽然村子还在，但心中的故乡已变。

今日回望故乡的大多是昔日用力跳出农门、从故乡挣扎出来已在城市扎下根的人。对于在城市出生的孩子，跟着父母迁移，家搬来搬去，已很难再有故乡的概念。少小离家，念念不忘故乡者，不是因为故乡像一块糖，含在嘴里甜而不化，而是因为从小在那里长大，在那一方音韵的环境中中学会了说话，在那高低不平的土地上跌倒爬起来、学会了走路，那在成长中脱落的鳞片已深深地埋在了故乡的土壤。在那一隅，胃里最先留下了妈妈的味道，肺里吸纳了故乡水草的气息，人之初的生命符号在那里打下了一个烙印。

当从故乡走出若干年，再回到故乡，你会发现，故乡对你来说是陌生的，你对故乡来说也是陌生的。你读过书的乡村学校，或已成为空荡荡的院落，或已机器轰鸣作伴他居；你的左邻右舍，或院落无人、杂草丛生、青苔爬阶，或高楼挺立、宅院深深、大门紧闭。即使

在周末，也难寻到嬉戏玩耍的孩童。故乡的年轻人大多在县城置房安家了，孩子们也都进城上学了。留在故乡的老人，或孤单地在街口踱步，或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聊天。他们已不是你记忆中在不停劳作的老人。村里通了天然气、自来水，有了小超市，他们也不用蒸馍、擀面条和担水、劈柴了。

在村里走上几圈，你会有一种苍凉之感，这种苍凉的气息一直延续到春节才会被打破。平时，不年不节地回到故乡，见了熟悉的人聊起天来，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话题总是绕不开庄稼和收成。他们也变了，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也逐渐从土地里解放出来了，种地已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。孩子们从故乡走出，天地宽了、路子广了，村子里老人们的心思怎么会不变化呢？悠闲，成为故乡老人的日常。

故乡变了，故乡的人也变了，但故乡地里的庄稼不会变。春天，满地绿油油的麦田夹杂着零碎的、金黄黄的油菜花；秋天，玉米、大豆、芝麻把大小地块边坡都塞得满满的。

回望故乡的人，若生活在故乡，即使白天足不出户扫扫院落、侍弄一畦菜地，夜里坐在院落吹吹晚风、观星赏月，也是享受。就让回望故乡的情绪，慢慢浸润开来……

# 西大坡

■刘宏伟

从老家出村南行约3公里，过了颍河上的大杨桥，颍河岸以西就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了。直到裴城地界，方圆十余里没有村庄，村里人都习惯称它为西大坡。

站在颍河西岸眺望远方，西大坡宛如一张铺开的地毯，没有丝毫起伏地绵延到远处，与苍穹相接，让人感叹大自然的神奇。小时候，总觉得西大坡离家遥远，因为那附近自行车都是稀罕的交通工具。人们到地里干活要靠双脚踏过去，或者赶着牛车马车，怎么着也得个把小时。村里人均一亩多地，村民的土地大部分在西大坡。

西大坡是母亲常年辛苦劳作的地方。小时候，兄弟姐妹多，家里劳力少，粮食总不够吃，为了多挣工分、多分一点儿粮食，母亲披星戴月，从不敢停歇。放学回家，只要家里没人，我就知道母亲一准在西大坡干农活。放工回来，母亲有时会带回来几只蚂蚱和蚰蚩，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乐趣。家里家外、锄地割

麦，常年的劳作让母亲的手变得非常粗糙，寒冬腊月经常干裂甚至会渗血。每到深秋时节，母亲会收集一些楝树的种子，在小锅中添少量的水，把楝籽煮软，取其胶质成分抹在手上，可治疗手裂。这些土办法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也挺顶用。至今，只要看到楝树，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母亲用它抹手的一幕。

西大坡的土质肥沃，是个大粮仓，种出的粮食果蔬品质特别好，养育了颍河两岸的父老乡亲。在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，尽管辛勤耕种，家里的细粮也总是不够吃，全靠红薯玉米等粗粮填饱肚子。母亲是个勤快人，总是天不亮就起床，开始忙着做早饭，她常在大锅台上蒸馒头和红薯，用锅台后面的小锅炒菜。等我们上完早自习回家，早饭什么的全都准备好了。刚出锅的玉米面或白面馒头热气腾腾，散发着香味；红薯甘甜如板栗，两块热红薯下肚，肚子填得圆圆的，一顿简简单单的早饭常常让我们吃得暖心暖胃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无论现在的红薯品种如何多，我都认为西大坡种出的



国画 光阴

吴小妮作

# 小城灯火

■特约撰稿人 吴继红

无数个夜晚，繁华与喧嚣被沉静笼罩。我曾一个人游走在这个城市的街头，领略城市在一盏盏路灯的笼罩下呈现出的神秘柔和的美。

嵩山路两侧是一排排排红的中国结路灯。一个冷的深夜，我曾驾车经过嵩山路。在那样一个潮湿、冰冷的夜晚，我忽然在暗夜里看到了一盏盏红红的中国结路灯，红艳艳地透着一团喜气，在路两旁的树枝间散发着暖暖的光。忽然觉得，那红色是那么温婉、那么亲切——就好像一个人，在漆黑的摸索中忽然见到了一点儿温暖，那温暖间给了你希望和力量，让你有信心和勇气继续前行。以前不曾留心这些路灯，也不曾留心这俗艳热烈到极致的红色。现在想来，好像一切吉祥喜庆的日子都少不了红色，少不了中国结和大红灯笼。试想，倘若在梨花盛开的春天夜晚和爱的人一起驱车行进在这条路上，打开车窗，任乍暖还寒的春风吹拂着面颊，看雪白的梨花在红色的路灯下静静地开着，鼻尖是若有若无的香气，眼前是星星点点的灯火，该是何等温馨和浪漫啊！

很喜欢太行山路的玉兰花灯。灯亮起来的时候，灯杆顶部的玉兰洁白优雅，仿佛绰约多姿的美人刚刚妆罢雪白的面容，在无边的暗夜里散发着美玉一般的润泽。此时，行驶在太行山路沙河大桥上，恍若穿行在一树一树的玉兰花海中，让人不由得想起“多情不改年色，千古芳心持赠君”的诗句。沙河北岸有一处堤岸栽种了紫玉兰，含苞欲放的样子似立着的毛笔。花开的季节行走在树下，总会想起“宝剑赠英雄，香车赠美女”——倘若擎一朵玉兰花灯，赠予

一位胸怀天下的书生，看他英姿勃发、羽扇纶巾，持玉兰在手，书锦绣文章，谈笑间又该是何等的风流潇洒！我曾在彩虹桥附近散步。当夜幕笼罩了苍穹，“彩虹”仿佛从两岸的树丛里升起，长长地在夜空中伸展着。桥上的七彩霓虹次第亮起，桥宛若天上高挂的彩虹闪闪烁烁，又如一条花束编织的环带缀在幽深的天幕上，绮丽动人，让人不由得想起“赤橙黄绿青蓝紫，谁持彩练当空舞”的佳句。水面上长桥卧波，一阵夜风吹过，只见彩虹之颠是水波，水波之上有彩虹，波不离虹、虹不离波，静若处子、动若蛟龙，别有一番旖旎美丽。此时，如果再有一叶扁舟恰好经过，人和舟在灯影和水波里荡漾，既看不到来处也看不到去处，真是如神仙般逍遥和梦幻。彩虹桥和嵩山路沙河大桥之间的河灯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每当华灯初上，灯光顺着水流的方向浩浩荡荡一路向前，简直是一团七彩梦幻的火、一团永不停息的火。立在水边，那无与伦比的美丽和激瞬间让人忘记所有的语言——原来世间竟然有这般的美丽！怪不得有句话说：斯人若彩虹，光是遇见就已经是幸运。

一天晚上，我从长江路经过，一抬头，只见一排排路灯如北斗星一样一字排开，宛若天上的星辰。这些橘色的星辰聚在一起，让冷的夜也顿时温暖起来。星辰代表遥远和未知，大海代表无边无际。未来虽然渺茫遥远，不可捉摸和把握，但我们仍然要把目光投向未来和高远。

远远望去，街头橘色的灯光点点，宛若天上的星辰。这些星辰聚在一起，宛如万家灯火璀璨，我的心顿时温暖起来……

# 诗风 词韵

## 故乡的声音（外一首）

■宋离波

故乡的声音是母亲絮絮的唠叨  
一声低，一声高  
故乡的声音是父亲碎裂的唏嘘  
一声长，一声短  
故乡的声音是扎根心底的烙印  
一不小心，就会抖出蹩脚的方言  
  
故乡的声音是屋檐的燕儿呢喃  
温柔得化不开  
故乡的声音是童年悠长的泥哨  
牵挂，生生被戳疼  
故乡的声音是消失了的捣衣声  
高、低、长、短，声声涤心

故乡的河

故乡的河，轻轻地诉说着心语  
和煦的风，轻吻着细丝般的柳条  
故乡的河，静静地流入我的心坎  
故乡的河，唤醒了童年的回忆  
故乡的河，是一缕剪不断的丝带  
将我和故乡牢牢拴在一起  
令我魂牵梦萦  
故乡的河，是一曲悠扬动听的歌  
乡音在空气中萦绕  
故乡的河，渗透记忆的堤岸  
潜入梦里，带出一声声轻浅的呓语

## 我所向往的（外一首）

■苦丁

一间小木屋  
屋里摆放一椅一桌一床  
床上堆满了经典  
空出来的能让我一人躺下就行  
烟火，不断炊即可  
我阅读经典，用少年时的视力  
一字一句读到心里的  
尽是人生的奥妙

故居

三间茅草房，一道篱笆墙围成的院落  
是我凭记忆，画出的简笔画  
一场春雨后，桃花盛开得满院芬芳  
我和邻家小妹在桃树下过家家  
小鸡在篱笆墙下觅食，一阵秋风吹过  
我从我地上捡起树上掉落的红枣  
送到口中咬起一串，甜甜爽爽的笑  
我越来越觉得，故居是扎进心中的根  
只要不失忆，就会花开一朵温馨

